

井边的铜矿

□朱斌峰

每一座电影院都是时光的博物馆。在大山深处邂逅一个废弃的电影院,砖混结构,平顶,对称,平面呈“凸”型,前厅两层,后为礼堂,正繁华剥尽藏身于绿草藤蔓里,似乎在上映着默片。许多年前,有人坐在这座名为矿工俱乐部的建筑里,莫名地欢乐与期待着,等着电影开演。忽地,一道光柱穿过黑夜,悬浮于头顶之上,一场场人生便以慢镜头缓缓展开,播放出一代人的青春、忧伤和激情,终又在空旷中无声谢幕……这座电影院就在井边,一个有水井也有矿井的地方。

有水井的地方,就有草木丰茂的村庄。而当矿井楔入水井边的山村时,那突如其来的矿山会不会惊扰遍布山野的植物?这是长江北岸的村庄,地处枞阳、庐江、无为三县共有的三公山下,因水井而得名。此地山有野鹿,岭有茶叶,村有古树,田有水稻,也就平常山村的模样。可这儿生长着铜草花,深藏着孔雀石,似乎注定了要与以铜命名的江南小城结缘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江南的铜官山下,在杂草丛生、野兽出没的山岭间安营扎寨,

建起自己的子弟学校、职工医院、灯光球场、矿工俱乐部。他们坐着罐车深入地下,用钻机开凿掌子面,用卷扬机拉着小矿车,把矿石从井口吐出来。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装,头顶有着统一编号的安全帽,就像一群孪生兄弟,让一列蒸汽机火车冒着热气轰轰隆隆地奔来奔去——一座小城就这样以“新中国铜工业摇篮”的姿态长了出来。就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一支勘察队从江南小城出发,跨过长江,来到三公山下,打下钻井探出山下潜藏着近亿吨的铜脉。于是近千名工人开拔而来,用一根根铁钎、一只只铁锤、一包包炸药、一节节雷管,开始了与附近村人春耕秋收不同的劳作。他们筑起从山冲到长江渡口的公路,让装满矿石金沙的汽车奔驰而去——那些沙石会被运到冶炼厂的高炉里变成一种叫铜的金属。他们从小城运来发电机组,让矿灯在煤油灯摇曳的乡村之夜亮起——那是最早抵达大山的电流。他们自信、充满激情和力量,让矿灯成为大山下的星群——但是有一年,这座有着二十多圈年轮的矿山关停了。井边的矿山像

块铁快速锈去,一户户人家,一茬茬荒草渐渐围拢过来……

山还是那么苍翠峻峭,杜鹃花仍年年漫山盛开,竹海掩映着半山水库,矿山已以工业旧址的面目纳于大麓。那封藏岁月的俱乐部,曾能容纳999名观众,已攀满爬山虎;那依坡而筑的碉楼,曾收藏着枪支弹药,被一扇小门紧紧关住了;那深陷于地下的平巷洞口,已被淤泥和土石掩去,似乎在静默地洞察着什么……在远去的时光里,井边村大桥头曾因矿山如集镇般热闹起来,聚集着理想、热情和喧嚣的生活。晨光中,大桥边,矿工们头顶矿灯帽走进热气腾腾的早市。通往学校的卵石路上,一个个孩子跳跃着,追逐着清脆的鸟鸣。黄昏里,大人们坐在小竹椅上,摇着芭蕉扇谈古论今,孩子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。灯光球场上,哨声响起,青工正在进行一场篮球比赛。单身宿舍楼里,酒香飘来,矿工们喝酒猜拳声传来……这些都是时光胶片遗留下的光和影,在布设着一个无声而斑驳的世界。它们在固执地提醒着这里有过另一番人间烟火,它们就像一枚枚长

在记忆深处的钉子,拔出它就会拔出一种沧桑、惆怅和眷恋。

而那些曾经栖落于此的人,那些曾以矿工为名的人,如恒河沙数的石头,他们也许像美国诗人卡尔·桑德堡那样发出过《钢的祈祷》:

“请把我放上铁砧,老天,捶我捶我,打成一根撬棍,让我把旧墙撬动,让我把古老的基础拆松。请把我放上铁砧,老天,捶我捶我,打进一根钢钉,把我钉进拉紧摩天楼的大梁里,拿火红的铆钉把我在主梁上安紧,让我做个大钉,挽紧摩天楼,使它穿过深蓝的夜空,刺进银白的星群。”

井边,有着清水甘甜的水井,也有

井巷纵横的矿井,它们都是一段河流或故乡。井边的铜矿,是一种胎记,我们欠它的不只是一首诗。



绿豆澄心

□宫凤华

绿豆是乡间神奇、多情的物种,田垄阡陌,家前屋后,不枝不蔓,娇小纤弱,倚风自笑。晚风中摇曳的一株绿豆,有一种枝叶婆娑的丰茂感。叶片是一种柔软的浓绿,散发着集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绿色光芒。豆花黄绿色,沾染了叶片的绿,一种脆而薄的黄。株株绿豆挤挨推搡,绿水泱泱,波光云影,仿佛一场柔情饱满的抚慰。

出荚的绿豆,柔滑晶亮,捧在掌心,温润如玉。绿豆绿得亮艳明艳,一种幽邃的绿。绿得优雅而诗意,绿得毫无节制。掌心一片绿阴,丝丝清凉直透心底。想象这坚硬的绿豆,会摇身变成爽口清甜的绿豆糕、绿豆汤、绿豆芽和绿豆粥,不禁莞尔。

宋人陈达叟《本心斋蔬食谱》记“绿豆粉也,铺姜为羹。”记述了绿豆粉蒸的做法。绿豆虽小,却能在舌尖上腾挪辗转,顾盼生姿,衍生出令人惊艳的美味。

每年栀子、凤仙开得正欢时,祖母做的绿豆糕,最是消暑佳饌。于平淡庸常生活是一份慰藉,一份逍遥。

祖母先把绿豆泡软,碾压成泥,然后土灶小火慢煮,煮至绿豆泥。掺上麦芽糖、薄荷、玫瑰花瓣和糯米粉,揉合搅拌,均匀地摊放在竹制模具里,上锅蒸熟。蒸熟后的绿豆糕,色泽嫩绿、纹路细密,要用沁凉的井水晾凉。月光清澄,树影匝地,我们围着木桌,包裹蛙鸣,轻拈细品祖母的绿豆糕,啖饮祖父腌制的酸梅汤,流萤发出冰蓝之光,荷风送香,亲情洋溢,心生静美,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。

夏日炎热,熬一锅绿豆粥,消暑解渴,养眼爽口。熬粥时,锅内绿豆翻腾起舞,粒粒绵软,绿豆沉浮,随意荡漾,汤色

鲜翠。喝一口绿豆汤,凉意沁人,最是暖心熨帖。轻啜细品,豆香在碗内缱绻,在舌间升腾,香气与凉意,宋词一般芬芳。

夕光濡染,晚风清凉,木槿花开,桌上一盆浅青喷香的绿豆粥,几瓣咸鸭蛋,几茎腌瓜子,紫色玫瑰腐乳,吸溜声中,清凉袭袭,洋溢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清浅流年,这清香弥漫的绿豆粥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暑气升腾,绿豆汤是解暑佳品。绿豆铁锅内喽喽噜旋转荡漾,争相怒放,“熬至滴水成珠”。豆香弥漫,加冰糖、百合或薏米仁,若掺上几粒枸杞,稠绿中隐一点艳红,视觉享受,心境清凉。那锅将一夏的清涼与滋味深蕴其间,并融进亲人丝丝呵护的绿豆汤。袅袅水汽中,绿豆逐渐在水里敞开温软的胸怀。祖母手底下似有千年万年时光般,耐心绝佳地守在灶边熬煮绿豆汤。

绿豆汤绿得惆怅,绿得赏心悦目,绿得气定神闲。绿豆带着安定质地,解躁渴烦扰。绿豆汤晾凉了,舀一勺入口,不管醍醐灌顶,甘露滋心,舌尖上的味蕾绝对是百转千回。一股刻骨铭心的沁凉浸入肺腑,发出快意的战栗。啖饮绿豆汤,品尝人生沉浮,泰然超然。

绿豆伴夏,日子绵软而悠长,浪漫且诗性。绿豆清夏,浮躁的心境渐渐沉淀下来。绿豆煮夏,一夏的滋味深蕴其中。慢慢地熬,熬煮一份心境,熬煮一份清凉恬淡的生活。



十年前的五月,鲜花盛开的季节,著名作家王蒙应邀参加我市举办的“中国知名作家写铜都”采风活动,他是第一次到铜陵。当他乘机抵达合肥机场,我们接到他时,王蒙微笑着与我们打招呼,并一一握手致意,我们惊讶的是他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,那就是他

的秘书。在接下来的几天行程中,我作为组织邀请方负责人,有幸全程陪同王蒙一行在铜陵和省内的采风、讲学活动。同期参加铜陵采风创作活动的作家还有《文艺报》副总编王山,《十月》杂志副总编顾建平,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叶兆言,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,《雨花》杂志副主编梁晴,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许辉、许春樵、何世华、潘小平等等。一时间,铜都大地可谓是群英荟萃,星光灿烂。

王蒙的接待安排非常简单,一律轻车简从,食宿也很简朴,他住在铜雀台开元酒店的一个单人间。王蒙是中共第十二届、十三届中央委员,曾任文化部党组书记、部长,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,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。他完全可以按行政级别住更高标准的房间,王蒙却事先打招呼,不要搞什么特殊的接待安排。市委、市政府的接待晚宴也很简单,他喜爱徽菜和铜陵本土的家常菜,尤其对铜陵的特产——生姜,给予很高评价,铜陵的中华白姜,白嫩多汁、开胃生津,具有美容和增强免疫力的功效,王蒙品尝后认为是他吃过的佐餐姜片中的极品。他不吸烟,不饮酒,若主人一再盛情,王蒙端起酒杯,象征性地品尝一点。对于“追星族”们的签名要求,王蒙丝毫没有端起正部级高官和大作家的所谓“架子”,与所有人都是“零距离”接触,尽量满足每一个读者和“粉丝”的愿望。在铜陵期间,他应邀为铜陵市文联办的刊物写了“五松山”的刊名,题写了“中国知名作家写铜都”,他的书法遒劲有力,别具韵致,是典型的“文人”字体,书法界权威人士曾给予很高评价。因此,在铜陵和宣城、黄山采风考察期间,求他写字的人不少,除了主办方的要求外,他一般不轻易动笔。市活动组委会向王蒙赠送了一件铜工艺品“龟鹤延年”,王蒙回赠了他创作的《老子的帮助》、《庄子的奔踴》等著作。

王蒙次日上午在铜陵行政会议中心礼堂,为全市党政机关及县区领导干部、市民代表做了一场题为《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》的演讲。他在开场白中风趣的说,“非常高兴在78岁高龄第一次来到咱们别具特色的铜陵,中国古铜都,也是一个新兴的城市,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。”他说,“怎样提升我们的文化修养,我就想起了咱们中国一句古话‘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’。”他贯通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传承,从自己几十年的读书体会和访问60多个国家的阅历展开,娓娓道来,就谈什么书、怎么读书、怎样思考、如何深入社会、了解社会等深入浅出地演讲。王蒙说,读书不仅仅是一种接受教育、获取知识的手段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读书可以增长知识、见闻、能力。通过读书可以发现生活、解释生活、推动改变生活。要培养自幼读书的良好习惯,要给自己加压,多读些“费劲”的书,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,边读边分析边思考,让读书变成真正的学习。

王蒙说:“比如我们讲解放思想,但是思想怎么个解放法?为什么不解放?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知识不够,我们的空间太狭窄,我们精神的不够。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,在这种发展变化之中,我们只有通过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,更通过我们深沉的思考和学习,精神空间才能得到扩大,我们的思想观念才能跟着时代前进。”王蒙的这个观点至今十年过去了,我认为在今天看来非常可见地,很有现实针对性,也绝对没有过时。

当日下午,王蒙一行兴致勃勃地来到大通江心洲上的铜陵国家级淡水

豚自然保护区考察,王蒙依次参观了保护区的水族馆、标本馆和长江水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中心,非常高兴地欣赏江豚戏水,看着它欢快地时而跃出水面,时而沉入洲底。饲养员喂食小鱼,只见江豚在江心洲水面上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,精准地将鱼食“据为己有”。王蒙还特地向饲养员要了几尾小鱼,扔给水中的江豚,当江豚敏捷地跃身吞食小鱼时,王蒙开心地笑了起来,在场的作家和记者纷纷用镜头记录下这稀珍贵的历史瞬间。王蒙对陪同他的市领导和作家们意味深长地说,人类要始终敬畏大自然,敬畏我们的祖先和历史,要增强生态环保意识,保护好长江母亲河里的每一个水生动物。保护好母亲河,这也就是保护我

们自己。在返程途中,王蒙一行漫步在和悦洲老街,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——大通的悠久历史和古镇原生态遗存与风貌表示赞许,王蒙还和一位涂姓居民聊天,听老夫妻俩讲述前辈们100多年以来在这里生活的往事。涂家的房子是一座古建筑,徽派风格,天井通透、木制阁楼、古色古香,门前还有一口水井,据说也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涂家的隔壁开了一个农家乐,王蒙开心地询问经营情况,他得知节假日生意火爆时,他欣慰地说,应当利用这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,发展生态和文化相融合的旅游产业,打响大通历史文化古镇品牌。

在与王蒙接触的几天时间里,让我感触最深的是,他老人家心态非常年轻,平易近人,风趣幽默,对物质生活不讲究,崇尚返璞归真,同时又非常有时间观念,注重细节,每一场活动或是采风、考察,或是演讲、见面会,他都会提前到达指定地点。随行的彭秘书对他的每一场演讲都会录音保存并整理。王蒙对新鲜事物充满浓厚的兴趣,具有人民文艺家“超一流”的观察力和想象力。他在真正践行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在铜陵期间,他考察、参观了不少地方,做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演讲,还与读者和听众进行了互动、回答,回答了大学生、中学生和文学爱好者、市民代表的提问,游览、考察了天井湖风景区、大通古镇和土人窑佛教文化。离开铜陵后,我又陪同王蒙到宣城

市的泾县考察宣纸文化产业园,现场察看宣纸生产的工艺全流程,他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参与“捞纸”的生产过程,对宣纸作为中国“文房四宝”之一的悠久历史和独特价值赞叹不已。随后我们又陪同王蒙来到黄山市的唐模景区、黟县西递、宏村考察,走进徽文化传承的纵深腹地,探寻那独特的文化基因密码。最后我们在泾县桃花潭与王蒙一行挥手告别,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在与王蒙一行拍照留影时,当地的文化部门负责人打趣说,王蒙就是当代“李白”,我们都是他的粉丝,是现代版的“汪伦”。

“我要用全部心力歌唱大地和人民”,如今王蒙已经88岁高龄了,但他依然创作激情高涨,宝刀不老,佳作频见报刊。仅去年以来,王蒙就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《猴儿与少年》、中篇小说《笑的风》《生死恋》《邮事》和《从前的初恋》等。王蒙1934年出生于河北南皮县,14岁入党,从此一生跟党走,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布尔什维克。王蒙从19岁写下《青春万岁》至今,已在文学道路上耕耘69年,2014年出版《王蒙文集》45卷,至今已写下2000多万字文学作品。王蒙在新疆生活工作16年,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,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。《从前的初恋》初稿写于1956年,《人民文学》今年第4期刊发。为此王蒙赋诗一首:“日子分明恋逝川,稚心六十六年前。青春万爱情犹炽,梦断千秋篇未残。欢语温存方脉脉,小说奔放已连连。老文新做成一笑,阿蒙重温雪色寒。”王蒙与共和国一起成长,始终与党、与国家、与人民共命运,作品被译为20余种文字。2019年9月荣获“人民文艺家”国家荣誉称号,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众人景仰的“标杆”。我们衷心期待人民文艺家王蒙能带给广大读者更多的惊喜。

□张文林

人民艺术家王蒙在铜陵的日子里

透明的米

□潘新日



敬天惜粮 白兼菊 作

米,是脱光衣服的稻,养活了天下人。

米是好东西。我父亲时常端着碗感叹。他这辈子经历的饥饿太多了,看见米,就看见了亲人。

我上学时,家里每星期给我6斤米作为伙食,菜金也在里面。不够吃,我就从家里用罐头瓶带咸萝卜干和炒熟的萝卜叶子下饭。

学校的食堂一排放着十几个装满大米饭的大木桶,米粒一个个晶莹剔透,远远就可以闻到米香,这种诱人的香味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中学时代。真的很羡慕那些和打饭师傅有亲戚关系的同学,只要他们的手少抖一下,就会多盛好多米。饿,带着响声,把体内掏成空壳。吃饱,是年少时最大的奢望。

河水浇灌的水稻总是那么的饱满,金黄,米质上乘,入口香甜,带着人情味。村子里,大人吃饭,哪家小孩的碗空着,两个筷子一拨,就可以让小孩吃饱。外乡人讨饭,大人用手在缸底一抓,一把白花花的米就递过去了。都困难,相互接济一下是最陌生的爱。

天底下有多少米,地底下有多少人。米,是人间的仙丹,养活了地球。人类有了米,就有了骨气和辉煌。古人不为三斗米折腰,今人更为五斗米狂生。人,吃的是米,挺出来的是傲骨,每个民族都被米护佑,每个民族都被米养成不屈。米的性格很软,但它能用养分搭建起人的骨骼。

超市里摆着的白花花的米产自各地,有集体亮相的味道。每次从它身边经过,都会忍不住上手摸摸,粮食的丰满有踏实的感觉,心里的热爱和米一样明亮着。

米的一生是穿越整个夏季的。热,让它们更加丰盈。父亲择稻种,一粒一粒地挑。他把最好的稻子当成来年的种子,那里面有他的汗水和饱满的真情。父亲简直就是庄稼的时令,开春的水还是冷的,他就赤脚下到苗床田里,一遍一遍,把稀泥弄得像镜子一样光滑。他心疼稻种,给它们安一个最好的窝。

稻芽一直起身子,父亲的腰就弯了下去,他在眼尖着找秧苗里的野草。苗床肥,野草偷吃了养料,长得飞快,如不早尽早拔掉,它们就会吃掉秧苗。

我不喜欢插秧,腰都弯断了,还不见功。父亲不,他能坚持下来,秧苗捏在手里,心里已经看到了明亮的米。这是信念,也是希望。多年后,我终于明白,父亲直不起腰,是他一直对米保持恭敬的表现,劳损永远保持了劳动的姿势。

米在水里养大。水是米的同胞姐妹。分蘖、抽穗、扬花,米每成长一步,父亲的头发就白一根。我甚至怀疑,父亲的头发可是米的根系?父亲老了,那些包着米的稻子也老了,都勾着头,在田埂上打瞌睡。乡下,有稻子生长的地方才是鱼米之乡。米,喂饱了乡村。

凋落的老街有一家刘记米铺,早年很是红火。老板守着一个大埠口,把各地的米运过来,售给居民。他的心不黑,米价低,老百姓都去买。卖米的人,手上掌握着乡亲的性命,自然会用米修德。心一黑,米就变质了。后来听说,刘家成了望族,出了好几个大官不说,他的后代,都移居到海外去了。而那些吃他米的人,还在念叨着他的好。

米,就是良心。

老年人爱在我们面前讲富贵人家施粥的事,我们都当作旧事,不懈于心。如今,生活好了,没有人会到有钱人家门口讨碗粥喝。有年,旅游到寺庙,偶遇寺庙施粥,想不到等着布施的人竟排起了长龙。人,在关爱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贪婪,这是本性么?

一个人喜欢上米,他就会被米俘虏。米,在人的一日三餐里活着,把人养坏了。糖尿病患者被米惯坏了,只能把米当作宠物养在心里了。米,是他们身边的过客。更多的人,和米相伴终身。米,是穿肠的饱嗝,有一股仙气。

父亲的米都含有他的汗味,每一粒都是熟悉的。米,是他一辈子的伙计。他和米共生,米的热量让他精神矍铄,让他米活出了人样。

米,喜欢变着花样养活人。可以熬粥,可以做大米饭,可以做成米饼,可以和菜联姻,做出不同口味的食物填饱人心。南方人吃米,北方人吃面。米,一走出去,就混了,米面成了南北方主食。米,也会迷路。走不出来的米就变成了酒。它会让人乐,让人哭,让人醉。

我好多次和长辈一起用餐,都会发现他们伸着笨拙的手指捻掉在桌子上米粒吃,受过苦的人,对米格外的珍惜,米,就是他们的命。

市场上的米都经过了美容,抛了光,有卖相,好像没红火几年。吃惯了米的人,开始返璞归真,老糙米又找了回来。

米,有一颗透明心,他和人心连在一起,让这个世界永远不饿……

